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呼全傳

第九回 欽天監觀占星象 龐貴妃計觸龍情

巧笑堪敵幾萬，傾城最在著戎衣。 晉陽已陷休回顧，更請君王獵一回。

且說龐丞相自從提兵之後，四處追捉，這呼家兄弟兩個絕無蹤跡。他誑奏：「善於妖法，軍兵不能前進，伏乞皇上敕召法師，馳赴軍前蕩滌邪氣，以便追獲。並敕各省撫按，嚴督郡邑文武官吏巡員將弁，一體協力查獲，即以官升吏賞。如不嚴行查獲，察出一並究參。如此則易於破獲，以免隱這潛蹤之患。」仁宗覽奏，即降旨禮部王曾：「著人繪畫了呼家兄弟的圖形顏貌，頒布中外文武，一體追獲。如敢徇情放縱，照律應加三等治罪。欽此。」

那仁宗回宮想了一會，道：「呀，錯了！這呼延贊乃我朝的功臣，皇祖極寵愛他的，是以襲封呼得模為忠孝王，賜了金龍鞭，命他在朝秉政。不料朕躬臨御，竟了龐丞相的女兒到宮，封了他為貴妃。朕一時未曾想到，被龐婦僭用了正宮的鑾輿，被呼得模議諫了一場。那曉龐妃奏說得模欺君妄上，朕即令丞相龐集領兵抄滅呼家。不道得模之子呼守勇、呼守信遁去無蹤，龐妃必欲追獲，杜絕其源。朕誤聽其言，復命龐集統兵追趕。今龐集稱呼家妖法厲害，軍兵莫敵。但是呼家諒非奸佞，何龐集疏奏至此，於中定有嫌隙。」

仁宗正在思慮前後，恰好龐妃進見，奏道：「臣妾荷皇上格外之恩，已敕臣父龐集領兵追捉呼家，誰曉他妖法多端，不得不奏聞陛下。臣妾想，呼家將如此難捉，莫非罡煞臨凡，致多怪術，必請法師鎮治，然後進兵有效，再令欽天監夜觀星象，把遷位宮次講明，方得追趕不虛，若不早為制伏，遲則生變，到了這個地步，只怕鞭長莫及了。」仁宗道：「龐卿所奏甚是，朕想呼家將乃皇祖開國的功臣，故襲封他子孫世守，朕因揉守不堅，一時惶愧，犯一個赤心忠良的呼家將一旦盡殊，今被廷臣議論，朕心常自憂思。今卿這奏，朕亦難力，卿且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」那龐妃執意要仁宗降旨，仁宗只得降旨欽天監。

話說那欽天監監正孫太，奉旨上台，要將周天過宮凶吉次序逐一查看，那青龍離宮三度，白虎遷垣數仞，查此二星，恰恰應的呼家兩子，幸將星尚伏，乾戈不致衝旺。那監正下台，俯伏金階，奏道：「臣孫太奉旨觀星，查得青龍白虎二星，且屬離宮退位，幸將星伏下，台垣輔弼正在離宮退位，須皇上亟宜禳保，以安眾象。」

仁宗聽奏，沉吟良久。回到正宮，曹後接了駕，擺下御宴，問道：「聖上今日進宮，為何不快活？」仁宗道：「娘娘有所不知，朕因誤於龐妃，把一個皇祖的大功臣冤殺了，既已經聽誤殺，又令加兵追捉，去今四月，昨日龐集奏雲，呼家妖法厲害，奏請法師馳趕除妖，以便追捉呼家兄弟。今日龐妃翼亦相似。旋據欽天監孫太奏復，青龍、白虎二星離垣，請朕祈禳歸宮，以安輔弼。朕思呼家兩個兒子，上應二星，如今只好不動不變，也不聽龐家添兵去追，慢慢的不理這事了。」

曹後道：「古云：朝廷乃上帝委治中界，須代天宣化。今我主慈祥教化，四海人稱堯舜，但我主過於寵了龐家，反被龐家父女弄壞，豈不可惜，況且呼家將原有功於我朝，其忠良之念，決不肯變。龐家既有這般奏法，還宜省察，試看呼家果否，然後用事，使廷臣畏懼，庶朝野肅清。今我主聽了龐家的奏章，不審是非，就把呼家來滅，未免廷臣有道我主不分美惡、輕聽佞臣之言，冤殺忠良。因我主太過仁慈了，故奸佞敢於侮君。」仁宗道：「娘娘，已往之事，不必講他。如今夜深了，睡罷。」卻是：

五更漏聲催曉箭，九重春色醉仙桃。

到了五更時分，只見月淡星稀，仁宗升殿，卻好朝堂無事，退殿進宮，正遇兩宮的劉妃娘娘往正宮請安，仁宗就進了西宮，道：「愛卿為何美容比前日清減了些？」劉妃道：「臣妾近日覺得身慵意懶，想是精神稍減。」仁宗道：「劉卿，這教：春色惱人眠不得，月移花影上欄杆。」

那仁宗來到西宮，劉妃接了聖駕，奏稱：「臣妾不知駕到，有失恭迎，望我皇恕罪。」仁宗道：「劉卿何罪之有？」劉妃道：「臣妾接駕不恭已違儀典，若不奏請赦除，慮恐廷臣議論。」仁宗道：「朕不責卿，廷臣豈知？」劉妃道：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」仁宗聽了沉吟不響，道：「准赦卿罪便了。」劉妃謝恩，又奏道：「臣妾聞皇上又差兵追趕呼家，這一節事怎麼樣了？」仁宗道：「那滅呼之事，並非朕意。因呼家氣數已絕，有此龐家的參奏。」劉妃道：「二鼓了。」仁宗卸下龍袍，挽住劉妃的手同入寢宮。那曉睡至三更時分，劉妃做成一夢，見一朵五色彩雲，上邊立一位白鬚的老人，手裡拿一隻仙桃，向劉妃一笑，把手一招，拿這只桃子，送與劉妃吃下，（劉卿）醒來一想，卻是南柯一夢。這教：

蝴蝶夢中家萬里，杜鵑枝上月三更。

話分兩頭，單表一支。且說龐妃思想，為何皇上許久不進宮來，那呼家的事，不知欽天監如何查了？不免令小太監到欽天監去問個明白。那小太監到了欽天監細細的一問，進宮回覆龐妃，說道：「欽天監查看西龍星伏在西方，白虎星已遷兌宮，但查此二星應在呼家兩子，不去驚動為妙。」龐妃聽說一呆，想道：「呼家原是天上星宿，故此這般厲害。呼家的兒子是青龍、白虎兩星降凡，教我如何？偏偏這許久朝廷又不進宮，行止難定。正是：

南宮冷落生孤男，北院空名強自眠。

龐妃怨想未已，恰好天子來宮，見了龐妃道：「愛卿為何美容無喜？」龐妃道：「臣妾因皇上久未進宮，逐日思念，故爾精神稍減。且慮呼家未絕，反覆莫考。況呼家的兒子又應青龍、白虎二星，務選精兵急追，方免後患。若不剪除，貽禍不小，臣妾旦夕加憂。」仁宗道：「龐卿既為國加憂，朕豈可逆天行事？」

龐妃呆了半晌，想出一計，道：「臣妾別無他慮，因呼家打死了臣妾的胞兄，斬了龐家的禋祀，說也心寒，庶民有犯，嚴律非輕，況今臣妾在宮，臣父在朝，兄冤不伸，倒是一場話柄。蒙皇上如此恩隆，兄冤稍息，但臣父年老，還求皇上眷顧，臣等父女，粉身難報，臣今拜謝天恩。」仁宗道：「龐卿何故謝恩？」龐妃道：「古人云：為人欲盡忠和孝，臣報君恩子報親。臣蒙皇上節次提兵，亦謂臣之兄死不明所由也。聖恩如此，臣以死報。」龐妃言畢，就除了鳳冠紅袍，正辭駕出宮。仁宗一把挽住龐妃，說道：「龐卿為何動怒？」龐妃道：「臣惟捐生報主，並未有怒。」仁宗道：「卿既不怒，何以輕生？」即命官娥與娘娘穿戴好了。

官娥與龐娘娘穿了宮袍，戴了鳳冠，依舊回宮，見了仁宗，即俯伏謝恩，奏道：「臣妾又蒙皇上賜我再生。」仁宗道：「古人云：在生一日，勝死千年。況卿國色天姿，且又富貴過人，朕勸娘娘大放襟懷，切勿固執。」龐妃聽了，暗笑不止，心裡想道：被我這番做作，一個皇帝也就沒了法。若是我哥哥不死，在朝也做了官，就好商量划策，內外有了人，還怕那一個？就是做他的皇帝，也不值什麼。可惜我家沒有人，爹爹年老，哥哥早殤，想他則甚？不如聳動一番，待朝廷添些兵馬，竭力追捉，不怕不獲到軍前鼎示。

龐妃想了一會，主意定了，見了仁宗，把添兵追捉呼家這話，細細的奏了一番。仁宗聽了龐妃這般泣奏，細想良久，道：「卿奏理當，朕即降旨，仍令丞相挑選雄兵三萬，賜了上方寶劍。此去如朕親行。」那龐集領旨謝恩，飛檄宣召李飛龍為前部總兵，周圍用為後部都指揮，吳虎、王俊、楊升經、阮泰、雷上卿為左右兩翼，朱勝、林弼、郝大元、江孚仁、榮兆先、唐坤為四哨，邵弘奎、徐甫光、富弼、王體仁為參贊，各將奉令，把營伍兵器收拾停當。

到了明日，又奉令點兵，那三營五哨的將官兵弁，齊集到點。這龐太師坐在帳中，好不威風，一聲號令，非同小可。頃刻間，眾將披掛，號炮三聲，一齊拔寨，果然兵隨將轉，擊鼓鳴金。這正是：

大將南征膽氣豪，腰橫秋水雁翎刀。

話說龐太師威風凜凜，果是一位將軍，全然不是丞相。那一路經過的州縣，那個官兒不來跪道。若沒有有孝敬，就要在地方上屯兵養馬。這些百姓們，人人想逃，弄得這些地方官東竄西跳，安撫百姓。這教：

奸雄橫擾驚人怕，屈殺忠良又害民。

那仁宗只知美色歡娛，豈念江山社稷？這龐集在朝，到底是忠是佞，朝廷也不明辨，如今又差他領兵追捉呼家，那一種經過的地方，百姓受害，朝廷哪裡知道。總是龐妃這妖精，迷得朝廷昏天黑地，一些民情也不管的了。所以官兵在此經過，任他騷擾百姓，就是我們州縣官府，叫他也沒法。須得：

朝廷國正天心順，府縣官清民自安。

「如今朝裡好官少，也是我們做百姓的該受這個苦惱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旌旗耀日，雪亮刀槍，一隊隊走來。又聽轟天大槍，放起，震聾人耳。忽然紮下無數的營寨。龐集道：「宣令官，你快些傳令三軍，如有斷府到營參見，須要分別文武。文武二品以上不必要他贊見，武的總要披掛膝行，稍有失儀，軍法從事。若是他贊見的禮厚，就要略略照顧他些，不可拘定這個『軍法』兩字。」宣令官道：「得令！」飛赴前營，吩咐了李飛熊，周國用，轉諭五營四哨，左右兩翼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